

一个人的巴黎

[英] 乔乔·莫伊斯 著 程婧波 译



JOJO MOYES

浙江文艺出版社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Paris for One

A N D O T H E R S T O R I E S

一个人的巴黎

[英] 乔乔·莫伊斯 著

程婧波 译

PARIS FOR ONE AND OTHER STORIES

by JOJO MOYES

Copyright:© 2016 BY JOJO'S MOJO LIMITE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8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8-49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人的巴黎 / (英) 乔乔·莫伊斯著; 程婧波译

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339-5574-8

I. ①—… II. ①乔… ②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

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16539 号

一个人的巴黎

[英] 乔乔·莫伊斯 著 程婧波 译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装帧设计 何月婷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51千字

印 张 6.75

印 数 1-30,000

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574-8
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Contents

001	一个人的巴黎
121	博客硝烟
131	爱在午后
141	囚鸟
154	鳄鱼皮鞋
163	抢劫
174	旧衣
184	和强尼一起的十三天
197	圣诞清单

Paris for One

一个人的巴黎



奈尔把包放在车站的塑料座椅上，第八十九次望向墙上的钟。安检门一滑开，她就朝外面张望：进来了欢腾的一家子，睡眠不足的父母推着婴儿车，还带着几个吵吵闹闹的孩子，他们一路走到候车室。

这半小时里，奈尔担忧不已，心怦怦直跳。

“他会来的，会出现的，还来得及。”她嘴里嘀咕个没完，呼吸起伏不定。

“开往巴黎的9051次列车，即将在十分钟内从二号站台出发。请带好随身物品，前往站台候车。”

她咬咬嘴唇，又给他发了条短信，这是第十五条了。

你到哪儿了？火车要开了！

出发时她发了两条短信，问他是不是要在火车站碰头，他没有答复。奈尔告诉自己这是因为在地下，信号不好，说不定他那边也一样。她又发了第三条短信，接着是第四条……

她站起来时，手机终于振动起来，她松了口气。

抱歉，宝贝。工作走不开，去不了啦。

她盯着这条短信，难以置信。他的语气那么轻巧，就像他们只是计划去什么地方喝酒聊天一样。

没法赶上这一班火车吗？那我等你？

片刻之后，她收到回复：

不，你走你的，我尽力赶下一班。

奈尔诧异到忘了生气，呆立在原地。身边人流如潮，人们摩肩接踵。她用力挤出一条回复：

可我们在哪里碰头呢？

他没有回答。

“工作走不开”？他在冲浪潜水用品店工作，现在十一月，能有多“走不开”？她环顾四周，希望这不过是个玩笑，即使现在，她仍期盼他出现在门口，大笑着说这只是玩笑，他老爱捉弄她。他会出现在这里，握住她的胳膊，凉凉的嘴唇吻上她的脸颊，然后说：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不来了吧？这可是你第一次去巴黎！

然而，玻璃门纹丝不动。

“女士？请往站台走。”欧洲之星的检票员接过她的车票。

有一瞬间，她犹豫了——他会来吗？下一刻，她就置身于人海了，身后还拖着个小行李箱。她停下来，发了条短信：

那我们在酒店碰头吧。

她乘坐自动扶梯下行时，巨大的火车轰鸣着驶入站台。

“你说什么，去不了了？这可是咱们的传统。”

奈尔原本该和姐妹们展开一年一度的布莱顿之行。她们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都会去那里，六年来，年年如此。奈尔、玛格达、翠西还有苏伊，她们四人一起挤在苏伊的老爷车里，或者玛格达的商务车里，踏上旅程。

她们会在布莱顿过两晚，逃离日常琐事，喝酒、约会、宿醉，在一个叫“布莱西小屋”的破烂旅馆里，为醉酒的朋友做早餐。旅馆的外墙已经斑驳褪色，内部散发着一股经年的酒味和廉价剃须水的味道。

她们的年度旅行从未有人缺席。在两个孩子降生时，离婚时，感染带状疱疹时也从没中断过。

“事实上，皮特想带我去巴黎玩。”

“皮特要带你去巴黎？”玛格达瞪大眼睛看着她，仿佛奈尔刚刚宣布的是自己在学俄语，“你家那个皮特？”

“我没去过巴黎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姐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：

“上学的时候，我跟着全班去过一次，在卢浮宫迷路了，运动鞋还被人扔进青旅的厕所里。”翠西说。

“我吻过一个法国人，因为他看起来像跟哈莉·贝瑞约会的那个明星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他其实是德国人。”

“皮特本人吗？你家那个皮特？我不想太刻薄，不过真觉得

他有点儿……”

“无能。”苏伊接嘴道。

“讨人厌。”

“窝囊废。”

“显然我们都错了，他是那种会带奈尔去巴黎来个浪漫周末之旅的人。太棒啦！我只是希望，你们的巴黎之行没和我们的布莱顿之行撞日子。”

“这个，票已经买了……改期不太现实。”奈尔挥了挥手，小声嘟囔。

她很怕有人问起是谁买的票。那是圣诞节前，最后一个能买到打折火车票的周末……

她像对待办公文书一样，认真地为巴黎之行做了准备：在网上查找最棒的景点，在“猫途鹰”上浏览性价比最高的酒店，还在谷歌上复核一遍，把结果做进表格里。

最终，她在里沃利大街后面的一个酒店预订了两个晚上“干净、友善、非常浪漫”的行政双人间。她想象自己和皮特窝在酒店的床上，望着窗外的埃菲尔铁塔；或者在一家街角咖啡馆，和他牵着手，吃着羊角面包，喝着咖啡。她只能想到这些画面罢了，因为实在不知道在巴黎过周末，除了这些，还能干什么。

二十六岁的奈尔·西蒙斯，从没在周末和男友外出过，除非和安德鲁·迪土摩攀岩那次也算的话。那一次，他们挤在一辆小型两厢车里过的夜，奈尔被冻醒后，整整六个小时都转不了脖子。

母亲莉莉安逢人便说，奈尔“不是那种外向冒险的类型”，她“不怎么爱旅行”，而且“长相平平”。现在，莉莉安背地里

还偶尔说她是“大龄女青年”。

在小地方长大就是这么回事，人人都觉得了解你：奈尔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她安静内向，做事情总是耐心地再三规划。若是请她帮忙照料盆栽或者孩子，你可以非常放心，她也绝对不会当第三者。

奈尔一边打印火车票，一边想：不，妈妈，真正的我是会去巴黎过周末的。她盯着火车票，然后把它们塞进装着各种重要资料的文件夹。

随着出发日子的临近，奈尔喜欢主动提及这次旅行。星期天午饭过后，离开母亲家时她说道：“得确保我的护照有效期没问题才行。”她买了新内衣，刮了腿毛，还给指甲涂上鲜艳的红色，通常她都涂透明甲油。

“对了，我周五要早点下班。”她在办公室里说，“我要去巴黎。”

“天哪，你真是太开心了！”女同事们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“我很好说话的。”翠西说，她是姐妹团里最不讨厌皮特的一个。

奈尔上了火车，存好行李。她身旁的座位空着，必须独自前往巴黎了，对男朋友到底会不会现身，她没有丝毫把握。

她想，翠西要是知道她眼下的处境，还能“好说话”吗？

Chapter 02

巴黎北站人潮涌动。奈尔走出月台，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，顿时愣住了。周围的乘客挤挤挨挨，行李箱不时撞上她的小腿，身着运动衫的青年三三两两靠边站着，朝她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奈尔突然想起——巴黎北站可是法兰西的扒手大本营。她将手提包夹在身旁，试着朝一个方向走，兜兜转转，很快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玻璃亭和自动扶梯之中。

扬声器里传来提示音，用法语播着什么，奈尔一点也听不懂。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，脚步轻盈，对目的地是那样笃定。外面天色已暗，不安如同气泡，从奈尔胸中升腾起来：“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连语言也不通。”

还好，她瞄到一个标牌：出租车。

等待出租车的队伍排了五十来号人，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她在包里搜寻酒店预订单，当排到队伍前端时，才终于找了出来。

“优城酒店，”她用法语说，“呃……劳驾。”

司机扭头看着她，显然并没有听懂。

“优城酒店。”她努力让发音显得更地道，出发前还在家里对着镜子练过。

她又说了一次：“优城。”

司机仍然一头雾水，他一把抓过她手中的预订单，盯着看了

会儿。

“哦，是优城酒店！”他翻了个白眼，把预订单还给奈尔，驾车驶入湍急的车流。

奈尔靠在车座上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。

好吧……我来了，巴黎。

出租车在拥挤车流里缓慢前进，漫长而宝贵的二十分钟就这样流逝了。她望着窗外繁华的街道、发廊和美甲店……轻声念着路牌上的法文。典雅的灰色建筑耸立在苍穹下，一间间咖啡店在冬夜里发出迷人的光芒。这就是巴黎啊。没来由地，她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喜悦，突然相信一切都会好的。皮特很快就会来，她在酒店里等他。到了明天，他俩会为她先前的焦虑而感到好笑。皮特总说，她太杞人忧天了。

“别担心，宝贝。”皮特一定会这样说。他从不为任何事烦心，还曾背着背包走遍世界，至今仍将护照随身携带，因为“旅行要说走就走啊”。就连在老挝被人用枪指着的时候，他也没担心过。“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他们要么一枪崩了我，要么放下枪，听天由命吧。”接着，他点头补充道，“最后，我跟那伙人还一起喝酒呢。”

他说还有一次，在肯尼亚渡河，船行到河中央却翻了。“我们把船侧的轮胎解下来，浮在轮胎上等待救援。像往常一样，我可一点也不担心，直到他们告诉我河里有鳄鱼。”

有时奈尔会想，皮特为什么选择她呢？他肤色健康，阅历丰富（虽然奈尔的闺蜜们对此嗤之以鼻），而她却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女孩。说实话，她连自己的生活圈都很少离开。皮特曾说，她

从不让自己感到难办，所以才喜欢她。“以前的那些女朋友总是叽里呱啦地吵我。”他拿手比画着，“你吗……和你在一起很放松。”

奈尔时常想，这是否意味着她不过就像家居卖场里的一张沙发。不过，这种事还是不要深究的好。

巴黎。

她摇下车窗，繁华街头的声响，混杂着香水、咖啡和香烟味道的气息，以及吹动发丝的微风通通进到车内。

这正是她想象中的巴黎：这里的建筑有狭长的窗户和小小的阳台，完全没有冷冰冰的办公大楼；几乎每个街道转角的地方，都有一家咖啡馆，露天座上摆放着圆桌和椅子；出租车驶入市中心后，满眼都是精致时髦的女人；人行道上，人们时不时停下来，相互亲吻问候。

我在巴黎，我做到了！

她突然觉得很庆幸，在皮特到达前可以有好几个小时梳洗打扮。这一回，她可不要再当中规中矩的女孩了。

我要做个巴黎女孩。她对自己说，然后陷坐在座椅中。

酒店远离大街，坐落在一条窄巷里。按照计价器上的价钱，她清点出几张欧元，递给司机。司机非但不接，反而像被冒犯了似的，手舞足蹈地朝她后备厢里的行李挥手，还龇牙咧嘴的。

“对不起，我听不懂。”她说。

“行李箱！”司机用法语喊道，说了一串她根本听不懂的话。

“攻略上说，这趟最多三十欧，我查过的。”

又是一通大喊大叫和指指点点。她怔了怔，又点点头，仿佛

明白了司机的话，然后不情愿地又拿出十欧。司机拿过钱，摇了摇头，把她的行李箱丢在了人行道上。她站在那儿，望着绝尘而去的出租车，意识到刚刚可能被敲了竹杠。

好在酒店看起来不错。而且她做到了！来了巴黎！奈尔决定不让任何事来影响心情。她走进酒店，来到狭小的门厅，这里充满蜂蜡的味道，还有一种莫名的法式风情。墙面都是镶木的，扶手椅古老而优雅，每一个门把手都是黄铜制成。她想象皮特会怎么评价这间酒店——“不赖，”他一定会点着头说，“不赖呀，宝贝。”

“嗨！”奈尔有些紧张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话用法语该怎么说，“您会讲英语吗？我预订了一间房。”

这时，她身后又来了一位客人——也气喘吁吁地从包里拿出预订单。

“哦，我也订了一间房。”她把预订单拍在桌上，靠在奈尔的预订单旁边。奈尔挪到一旁，免得被挤到。

“唉，这一路真是艰辛！噩梦一样！”

她是个美国人。

“巴黎的交通太可怕了。”

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约莫四十岁，留着黑色的波波头。她眉头紧蹙，抬头看了一眼两位女客人。

“你们都有预订吗？”

她倾身向前，检视两人的预订单，然后把它们推回到原来的位置：“但酒店只剩一间空房了。我们订满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你们确认了我的预订。”美国女人把预订单又推到工作人员面前，“我上周就订了。”

“我也是，”奈尔说，“我两周前就订了，你可以看我的预订单。”

两人盯着彼此，突然意识到，她们现在是竞争关系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不清楚你们是怎么预订成功的，但眼下我们只剩一间空房了。”前台的法国女人字斟句酌，好像这完全不是酒店的责任。

“事已至此，你得给我们另外安排一间房，”美国女人说，“你们得对预订结果负责，白纸黑字写着呢。”

法国女人挑了挑修理得一丝不苟的眉毛：“女士，我没法向您提供我没有的东西，现在只剩一个双床的标间了。我可以给二位中的一位办理退款，但实在没有两间房。”

“但我不能离开这里，我跟人约好在这里碰头的，”奈尔说，“换了地方他就找不到我了。”

“我不走，”美国女人双手抱胸，不肯让步，“我飞了六千公里才到这儿，晚上还得去赴宴，我可没时间换别家。”

“那就建议二位合住，我可以给你们每人打个五折。”

“跟陌生人合住？开什么玩笑！”美国女人说。

“那只能请您换一家酒店了。”法国女人面无表情说，转头就去接电话了，不再搭理她们。

奈尔和美国女人盯着彼此，美国女人说：“我才从芝加哥飞过来。”

奈尔说：“我从来没来过巴黎，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另一家酒店。”

她们互不相让。最后，奈尔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男朋友会来这里找我。现在我们先安顿下来，等他来了，说不定有办法换酒

店。他对巴黎比我熟。”

美国女人上上下下地打量奈尔，仿佛在考量她是否值得信任。

“我可不会跟你们两个合住。”

奈尔凝视着她：“相信我，这也绝不是我要的周末度假之旅。”

“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”美国女人说，“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。”

她们把计划告知了酒店前台，美国女人依旧怒气未平。奈尔已经做出让步，不明白对方还有什么好气的。

“等这位女士走了，你们还得给我半价优惠。”美国女人说，“真是难以置信！在我们国家，就你们这服务质量，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。”

奈尔身处冷冰冰的法国女人和气冲冲的美国女人之间，从未像现在这样坐立难安。她试着去想皮特会怎么做：他会笑一笑，安之若素吧。这种乐观的态度，也是他吸引奈尔的特质之一。没事，奈尔对自己说，事后他们就可以拿这事儿开玩笑。

她们拿了钥匙，乘坐一台小电梯抵达三楼，奈尔走在后面。房门打开了，是个阁楼标间。

“啊！”美国女人嚷道，“没浴缸！我讨厌没浴缸的房间！这里也太小了！”

奈尔放下了包，坐在床尾，给皮特发短信。她告诉他刚刚发生的“插曲”，问他能不能另找一间酒店。

我在这里等你。你能赶上晚餐吗？我饿死了。